

莊

子

通

義

莊子卷第五 參元朱得之傍

附錢塘褚伯秀

外篇

雲谷王潼錄校刊

天地第十二

天地雖大其化均也。運不偏萬物雖多其治一也。自然之備無異人

卒雖衆其主君也。所君原於德而成於天。人心之自然故曰

玄古之君天下无爲也。天德而已矣。以道觀

言而天下之君正。以道觀分而君臣之義明。

以道觀能而天下之官治。以道汎觀而萬物

之應備。故通於天地者，德也。行於萬物者，道

也。以養高上治人者，事也。以養高能有所藝者，技也。不作無益技兼於

事。合而通之事兼於義，義兼於德，德兼於道，道兼於天

故曰：古之畜天下者，无欲而天下足，无爲而

萬物化，淵靜而百姓定。記曰：通於一而萬事

畢，無心得而鬼神服。

**通義** 此篇論君道也。化均，卽含萬物所受而言其主君也。言人心本知，是非從違，尊卑之義，蓋天下之君皆本之吾心，自然愛敬順從之機而立者，卽出言善則天下從，可見君道乃人心之固有者。玄者，玄理玄德玄聖。凡造極者，皆可名玄。義，卽藝。就事曰藝，就心曰義。

以位而服人以能而善器亦止爲事與技非  
道德也必其器足以協用治由於慊心是乃  
本於道德而合於天然之物理也一者生  
之本也通於一則萬感皆此一矣又何有於  
事非曰萬事不過一理以貫通之也無心於  
得無慾也猶曰不計功不謀利蓋鬼神情狀  
無慾無求我能無慾無求則  
與鬼神合德彼豈不服哉

**身**

天地至大人物至衆其化其治不知其

幾而主之者君則夫君之應世豈偶然哉原  
於德故物不能離成於天而人自歸往其道  
微妙強名曰玄是以古之君天下者無爲而  
德合自然所以可久可大其出言作命莫不  
聽從以道觀言而言合乎道則君無不正以  
道觀分而分合乎道則義無不明以道觀能  
而能合乎道則官無不治以道汎觀而物合  
乎道則應無不備由是知天下事物苟離乎  
道未有能自立者通於天地者德以德與天

地合也。行於萬物者，道以道通乎物也。凡以治人爲上，縱意乎刑政賞罰，皆事而已。況以藝能而入於技，其去道德益遠矣。古之善畜天下者，無他無欲而天下自足，無爲而萬物自化。心如淵水之靜，撓之而不濁也。民惡得而不定哉？又舉古書有云：通於一萬事，畢此老君西昇告尹喜之言，無心得而鬼神服。卽易所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夫子曰：夫道覆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君

子不可以不剝心焉。虛受 能虛心則無爲爲之之謂天。無爲

言之之謂德。愛人利物之謂仁。不同同之

謂大行。不崖異之謂寬。有萬不同之謂富。總故

執德之謂紀。德成之謂立。循於道之謂備。不

以四書系上六者

以物挫志之謂完。君子明於此十者，則韜乎起人

其事心之大也。起道沛乎其為萬物逝也。若然者，

藏金於山，藏珠於淵，不利貨財，不近富貴，不其飾

樂壽，不哀夭，不榮通，不醜窮，不拘一世之利，

以為己私分，不以王天下為己處顯，顯則明，

萬物一府，死生同狀。何利顯之有

此申上節言道不可離之意，觀後篇問

老聃者則此夫子亦孔子也，對心畜道十德

無歎則萬象森然，往來無異矣，呼而應，問而

答皆無為言之之謂性靈內蘊而不顯，曰韜

包括宇宙而不遺，曰大事心者敬奉天君而

不違也，沛者浩滂而無礙也，為萬物逝者為

汶

浩然齋

萬物之所歸順也。命來之藏各安其所也。顯則明三字行文強爲之解。顯承十德完者言能如此則此中明白洞達無一毫形骸故能見萬物一府云云。事心之義知其非頭上安頭之疵正與上文剗心上節無心之旨相貫斯得矣。

**義海**

天地非能覆載所以覆載者道也。聖人

非能爲衍言所以爲言者道也。洋洋乎大哉謂道無不在然非剗心使虛則無以容道室虛而後生白也。天道無爲焉以自然人能以無爲而爲則合乎天道以無言而言則謂之天德施之於外則愛利之無方謂之物不同而視若一則所有者六行不異物非寬而何萬物不齊吾悉有之可謂富矣。執德猶有所持德成則不待乎持由有紀而後能立也。順於道而大備物孰能挫其志哉。信明斯理則此心足以韜藏萬事與物偕往事物無極。與之無極是謂與化爲人斯能化人矣。

金珠無用藏於山淵貨財富貴皆爲外物則  
壽夭窮通又孰得而患之不以一世之利爲  
已私志利也不以王天下爲處顯忘名也然  
所顯者在明乎萬物一府死生同狀耳萬物  
一府則無彼我之分死生同狀則無去來之  
累此剗心之極致歟郭氏從顯則明爲句後  
來諸解多因之似與下文不貫無隱  
范先生連下文爲句義長今從之

夫子曰夫道淵乎其居也。濇乎其清也。金石

不得無以鳴。故金石有聲。不考不鳴。萬物孰

能定之。夫王德之人素逝而恥通於事。立之

本原。而知通於神。故其德廣。其心之出。有物

採之。故形非道不生。生非德不明。存形窮生。



立德明道。非王德者耶。蕩蕩乎。忽然出。勃然  
動。而萬物從之乎。此謂王德之人。視乎冥冥。  
聽乎無聲。冥冥之中。獨見曉焉。無聲之中。獨  
聞和焉。故深之又深。而能物焉。神之又神。而  
能精焉。故其與萬物接也。至无而供其求。時  
騁而要其宿。大小長短修地遠近。

**通義**

夫子亦孔子道本虛無體物不遺欲見

其極則淵乎無底欲窺其朕則澄然無滓然  
卽金石非道不具有聲之性可以見無物之  
不體也至於金石雖有聲非人考擊則聲不  
發是人之考金石亦道之所體也觀此則萬  
物之能天平人乎彼乎此乎不可定也夫體

道者王德之人也素其位而行素逝也不  
乎其外恥通於事也惟立於性天之機而無  
一塵之擾所以虛靈與鬼神無間故其德與  
天地同流凡其有應而出之者必有物以感  
之非無感而先應也由是觀之萬物之形非  
道不生其生非德不明如金石之鳴德也金  
石無聲孰知其爲金石考金石德也人不考  
焉孰見人之能又孰見金石之德所以王德  
者務存其形盡有生之常分以終其天年惟  
立德如上篇天德仁大寬富以明其道而已  
人之德仰之蕩蕩乎出亦無心動亦無心而天  
下莫不從之一乎字見王德者無心於萬物  
之從爾物自從之耳猶曰聖人作而萬物覩  
也其罕居之存存者惟內觀乎冥冥而獨見  
海日之升內聽乎無聲而獨聞鑿和之鳴是  
以不可測而功則著不可泯而跡則微故與  
物接也本無而應不窮虛不屈動愈出也時  
肆而有所歸從心所欲不踰矩也大小長短

近遠無適不宜也末句是冷語不結而結王  
德非位也如孔子爲七十子之說服者也

**論道**道之淵乎濇乎天也金石有聲亦天也

感之而動人也考之而鳴亦人也天人相因

寓物而見以喻王德之人素朴而往恥通於

事非不能也待扣而應耳立之本原猶金石

之爲器知通於人猶聲之在考擊也然有聲

聲者存乎其中其德豈不廣大哉心因物採

而出卽感而遂通之義蓋能存守此形斯能

盡其生之理能立已德斯能明道之自然見

充養其在我者則其出動也物安得不從之

乎至於冥冥見曉無聲聞和則其視聽有非

常人所及者故深而能物則物不遠道神而

能精則精不離神至無而供其求虛而不屈

動而愈出也時騁而要其宿漸曰遠遠曰反

之義結以大小長短修遠六字乃作文奇筆

言舉不逃乎此也修遠當

是近遠庸齋之論得之可

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而南望  
還歸。遺其玄珠。使知索之而不得。使離朱索  
之而不得。使喫口懈詬索之而不得也。乃使  
象罔象罔得之。黃帝曰。異哉。象罔乃可以得  
之乎。

此段擬象顯真。象爲易見。山海經所紀  
赤水極南。崑崙四海之中最高。今日其北猶  
在八埏之內也。曰登丘則趨高矣。又曰南望  
還歸則趨高明不知止之喻。所以失玄珠  
也。玄者幽深莫測不可色象之名。珠者體圓  
而光轉動不滯深藏淵海之寶。釋氏謂黍米  
以擬此性靈也。其曰知者思惟也。離朱者見  
也。喫詬者言也。三者皆足以蔽真性。象罔無

形無影是所謂無已也無已卽得矣得無所得也知明言皆曰索之而象罔不以索養謹嚴哉莊文也

世之求道者往往以知識聰明言辯爲務而喪失其本真弗悟有所謂無知之知無見之見不言之言乃所以無不知無不見無不言也珠喻心之圓明玄謂心之妙用惟當養之以晦然後用之無窮今乃向明而求此所以遺之也使三者索之不得皆以有心故若夫象罔則形亦無矣心何有哉乃可以得玄珠而起黃帝之歎是珠也人皆有之耀古騰今輝天燦地靜則凝聚動則分散心淵塵汨而障其光明性海濤翻而失其位置一身不能自照何暇燭物哉黃帝始以聰明知識爲足以得珠而不知其爲賊珠也及使象罔而得之蓋欲人屏其聰明知識復還性海之淵澄則玄珠不求而自見矣篤信者當知

堯之師曰許由。許由之師曰齧缺。齧缺

曰。王倪。王倪之師曰被衣。堯問於許由曰。齧

缺可以配天平。吾藉王倪以要之。許由曰。殆

哉。圾及乎天下。齧缺之爲人也。聰明知給供

數以敏。其性過人。而又乃以人受天。彼審乎

禁過。而不知過之所由生。與之配天平。彼且

乘人而無天。方且本身而異形。方且尊知而

火馳。方且爲緒使。方且爲物絃。公才反方且四

顧而物應。方且應衆宜。方且與物化而未始

有恒。夫何足以配天乎。雖然。有族有祖。可以  
爲衆父。而不可以爲衆父父。治亂之率也。比  
面之禍也。南面之賊也。

**通義** 此由借師以明君道而教堯者其所短  
者非不足也。隱然言其不肖也。以人受天法  
天行政也。審乎禁過有不善未嘗不知。不知  
過之所由生。無將迎也。乘人而無天率性而  
忘天也。本身異形出於非人。入於非人也。尊  
知火馳尊德性而無停機。惻隱常有。視物猶  
已。是以爲事所使。爲物所絆。見而民莫不敬  
體物而不遺物。各付物而忘我。已上形容歸  
宿。只見可以爲衆父。而不可以爲衆父父也。  
衆父有形之始也。衆父父天也。不能與天爲  
一。必於人之優劣有分別也。衆人不能及。則  
臣必顯其缺。君必顯其踈。如此不爲君道。臣

道之禍害乎此正教堯意謂堯能如此則不必要缺也堯之如天如日如雲如神蕩蕩難名者蓋有得於此也篇內事無與於被衣者而序見被衣豈以被衣忘言忘能能使天下兼忘之乎抑亦論齧缺卽

**義**

由謂齧缺聰明睿知其性過人是論其

才而不言其道以人受天謂尚有爲而求合於無爲是審乎禁過而不知過之所由生也若與之天下彼且乘有爲之迹以臨民使天下失其自然之性矣本身而異形肝膽楚越也尊知而火馳機謀急速也爲緒使則役於事爲物絃則礙於物四顧而物應物未能忘我也方且應衆宜我未能忘物也與物化則逐物而遷未始有常則失其本然之我夫何足以配天平雖然有族有祖謂齧缺之學亦有宗有君粟嘗聞道者也可爲衆父特不可爲父父耳衆父父則玄之又玄之謂爲其不

王

浩然齋

直

夏



可爲衆父父故以有爲治天下適所以亂之  
爲君爲臣俱不免乎禍賊而已此言用知之  
不足以治天下也若夫齧缺爲許由之師而  
由不善其配天何耶蓋配天乃外王之學而  
四子所傳者內聖之道出則爲帝王師入則  
爲衆父父彼何以天下爲哉故由不頌齧缺  
之所長而示其短使不爲蟻慕之羶而得以  
全其高是爲尊師之至衛道之切也學者當  
以心求之朱曰內  
聖外王不可分離

堯觀乎華。華封人曰：嘻！聖人，請祝聖人。使聖  
人壽。堯曰：辭。使聖人富。堯曰：辭。使聖人多男  
子。堯曰：辭。封人曰：壽富多男子，人之所欲也。  
女獨不欲，何耶？堯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

事壽則多辱。是三者非所以養德也。故辭封。

人曰：始也。我以女爲聖人耶？今然。君子也。天

生萬民，必受之職。多男子而受之職，則何懼

四林成用

之有富，而使人分之，則何事之有？夫聖人，鵠

居而穀食，鳥行而无彰。章天下有道，則與物

皆昌。天下無道，則修德就間。千歲厭世，去而

病老死

上僂，乘彼白雲，至于帝鄉。三患莫至，身常無

殃，則何辱之有？封人去之，堯隨之曰：請問封

人曰：退已。

此亦後世之言欲破受累之情故示善處之法觀箕疇則富與多子非所以祝天子者然而堯之無欲亦因以見之矣聖人成德之極君子好學之黨堯請問封人曰退已此與接與趨避荷蓀丈人至則行矣伊川不得與同舟者言蓋一棧也不可優堯而劣封人

大哉堯之爲君仁昭而義立德博而化廣天下旣治遊觀乎華彼封人者亦隱淪以樂堯之道三祝聖人取天下之至美歸以報上以爲道之可獻者也而堯則例辭之知非所以養德也封人申而言之爲道之贊及觀其九男二女事舜於畎畝之中富有四海而不與上壽百九十八而徂落巍巍蕩蕩起乎三患之外矣封人之論冥合於堯之迹則亦堯之徒也然其如天如神如日如雲之極致豈封人所能測哉無彰當是無章言迹也

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

禹伯成子高辭爲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

在野。禹趨就下風立而問焉。曰。昔堯治天下。

此上舉事

此下接論

吾子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予。而吾子辭爲

諸侯而耕。敢問其故何也。子高曰。昔堯治天

此下言其故

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子賞罰而民

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後世之亂。自此

始矣。夫子闔行耶。無落吾事。佶佶直立乎耕

反

而不顧。

**通義**

聖知作法而巧僞生於法。以致世降風

移。聖智者將欲何爲。因時之制。要在因其良

孟子

浩然齋

通義卷五

上

章

心而順導之庶幾反朴還淳之方歟再參伯  
成子高歷堯舜禹三朝年歲不但二百矣

聖賢已上經旨

顯明無待贅釋

泰初有無無有無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

物得以生謂之德未形者有分且然無間謂

之命雷動而生物物成生理謂之形形體保

神各有儀則謂之性性修反德德至同於初

同乃虛虛乃大合喙鳴喙鳴合與天地為合

其合緝緝若愚若昏是謂玄德同乎大順

**通義**

此以無形之氣發端示人當復其初也  
形體保神天能之必具也性修反德人道之

當然也造化之始冥冥漠漠無也何所有乎  
何所名乎萬有生於一無此無乃一之所起  
一雖起而未露正萬物所得以生之本虛靈  
之竅也此無雖未形露而其機則燦然之分  
已具於中而有不得已者活潑無情無勉強  
無怠慢無一息之停是天所付物所受之命  
其運動不已適然一晉則成物之生理也物  
既成矣形神合矣則生生之所成爲我之形  
於是百骸所事皆有法則所以保護此神是  
天能也故謂之性慎獨曰修外歸曰反性得  
其修而能復其未形之德造於極致則與太  
初本來之無渾然不二其虛其大無塵可棲  
無物不容如此而有言皆天機之自然合於  
鳥鳴之機矣其聲既合於鳥音則與天地合  
德矣其合於天地者緜緜然如水之流如絲  
之續不息不驟豈非玄同之德而順達宇宙  
哉自有一而未形至各有儀則謂之性言一  
起於無而成萬之故自性修反德至大順言

萬法歸於一無也此惟  
全赤子之心者知之

已不可得一名言是爲未形之一而一之亦  
自起也一立則有名矣萬物得一以生各居  
自然之德造化分靈降秀實肇於斯而爲人  
物之本雖形狀未覩而氣之清濁所鍾已有  
分際人得之而爲人物得之而爲物是也且  
然猶齟齬不齊萬物羣生種類不齊而元氣  
流行殊無間隙此之謂天所命而物受之以  
爲命者也凡此皆造化密運莫窺其迹惟聖  
人通化能以理測之至於器動而生物物成  
生理謂之形然後人物動植昭然可觀世俗  
以此爲始而不知其來遠矣物各有生理  
惟神主之能保其神儀則自備蓋有是物必  
有是則皆已性之所發見有生之所以立也  
性本不假乎修今謂修者不失其儀則全天  
之所與而復乎向之得以生之德德至則同

于秦初是又反流歸源以人合天者也。同乃虛則還於本無虛乃大無物足以喻大亦強名耳。喙鳴卽殺音之義鳥喙之鳴出於無心無心之言合於喙鳴則喙鳴亦與之合天地之無心善應亦若是而已矣。夫人與天地爲合非有心有爲可致坐忘而自合故緝緝若昏猶子母氣應啐柔向時不知所以然而然此德至同於秦初之良驗也。若是則其德玄同無天人物我天下至順莫大於此。

夫子問於老聃曰。有人治道若相放。可不可。

有所依挾

然不然。辯者有言曰。離堅白若縣寓。若是。

相以自

則可謂聖人乎。老聃曰。是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執狸之狗。成思志。援狙之便。自山林。



來。丘子告若。衆人而所不能聞。與而所不能言。凡

有首有趾。形具无心无耳者衆。神亡有形者與无形神无

狀而皆存者盡无。其動止也。其死生也。其廢

起也。此又非其所以也。有治在人。忘乎物。忘

乎天。其名爲忘已。忘已之人。是之謂入於天。

**通義**

仲尼以爲放古爲治。因革不苟。如辯者

分。析堅白。同異昭然。不隱。是猶用人謀也。故  
老聃謂以技能相易。但拘係其心。徒使之勞  
且怵焉。如執狸之狗。以能而成繫縛之患。後  
徂便捷。雖深居山林。亦爲人所計取也。人所  
不能聞。不能言。卽下文无形无狀者。反其問  
之。可聞可言也。故又歎具形骸而昧於神者。  
舉世皆然。形神相依相成者。曠世而罕見。誠

以此人隨所遇而安之而其中之所存者皆  
非遇之所能限是以所務因於人情而其順  
物則忘天忘已則非人所及也故曰入於天

**景海**

今有人焉若相效先王之治道立法度

以律衆興教化以導民法度不近乎人情教  
化不循乎理可天下之不可然天下之不然  
所謂離堅白若縣寓者也若是者可止聖人  
乎蓋譏當時尚楊墨以爲治而自比聖人者  
老聃曰是猶胥徒在圃以相易以技相係而  
勞形怵心無異獵犬被縛獲狙出林皆以能  
而召患此喻鄙之極也余告若所不能聞  
與而所不能言直指道之微妙難名處以啓  
其蒙有首有趾謂凡頂天立地之人無心無  
耳謂不能思道不能聞道者徃徃皆是也有  
形者以無形無狀而皆存者道也盡無則至  
於俱忘前所謂不能思不能聞者可見矣其  
動止死生廢起特人事之代謝若認而有之

以爲治在人而已何足以入天乎倘能忘物則天與已不期忘而自忘是之謂入於天言道合自然無容人爲也此章與應帝王篇揚子居見老聃問答相類但結語有優劣耳

將閭菟見季徹曰魯君謂菟也曰請受教辭

不獲命既已告矣未知中否請嘗薦之吾謂

魯君曰必服恭儉拔出公忠之屬而無阿私

民孰敢不韜季徹局局然笑曰若夫子之言

於帝王之德猶螳螂之怒臂以當車軼則必

不勝任矣且若是則其自爲處危其觀臺多

物將往投迹者衆將閭菟颺颺

深已言有心之害道  
許范  
然驚曰

菟也。汙若若於夫子之所言矣。雖然。願先生之言其風也。季徹曰。大聖之治天下也。搖蕩民心。使之成教。易俗。舉滅其賊心。而皆進其獨志。解若性之自爲。而民不知其所由然。若然者。豈兄堯舜之教民溟滓然弟之哉。欲同乎德而心居矣。

**通義** 按迹因其標榜之迹而投隙也。言其風動於此。被於彼。之謂兄者。讓之也。弟者。後之也。溟滓。無志而甘下之意。欲同乎德。所欲不踰矩也。如此。則上下心安矣。

**義** 有爲而化。物者。其用勞。無爲而自化者。其濟博。拔公忠危臺。觀此有爲而化者。滅賊

心進獨志無爲而化也。搖蕩猶鼓舞鼓舞民  
心使之成教易俗順導之而勿撓此化之始  
也。滅賊心而進獨志則因病施藥化之中也。  
至於若性之自爲而民不知其所由然化之  
終也。堯舜之治民不過此而奚必尊之爲兄  
溟泮然弟之哉。溟泮無分別貌如此則是欲  
同乎堯舜之德而心有所著矣。凡此皆所以  
拂有爲之治掃堯舜之迹而歸乎絕聖棄知  
之意。

云

子貢南遊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一丈人方  
將爲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搨搨然  
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  
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爲

圃者印仰而視之曰柰何曰鑿木爲機後重

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洗溢湯其名爲櫛爲圃

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各執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

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胃

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

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爲

也子貢瞞謨官反然慙俯而不對有間爲圃者

曰子奚爲者耶曰孔丘之徒也爲圃者曰子

非夫博學以擬聖於于以蓋衆伯而无和獨弦哀歌以

博學君子兼求以治天下也

心放不知

信然

賣名聲於天下者乎。汝方將忘汝神氣。墮汝

四休不動

近

汝

形骸。而庶幾乎而身之不能治。而何暇治天

下乎。子往矣。無乏吾事。子貢卑陬失色。頊頊

音首

然不自得。行三十里而後愈。其弟子曰。向之

人何爲者耶。夫子何故見之。變容失色。終日

此指孔子起下文也

不自反耶。曰。始吾以爲天下一人耳。不知復

夫子之意于齊猶不齊

有夫人也。吾聞之夫子。事求可。功求成。用力

此人

少見功多者。聖人之道。今徒不然。執道者德

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神全者聖人之

這也。託生與民並行而不知其所之。汙乎淳

備哉。功利機巧必忘。夫人之心。若夫人者。非

其志不之。非其心不爲。雖以天下譽之得。其

所謂瞽然不顧。以天下非之失。其所謂儻然

不受。天下之非譽無益損焉。是謂全德之人

哉。我之謂風波之民。反於魯。以告孔子。孔子

曰。彼假修渾沌氏之術者也。渾沌之術識其一。不知其

二。治其內而不治其外。夫明白入素。無爲復

朴。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者。汝將固驚耶。



生於心 用 聖會於古

# 且渾沌氏之術予與汝何足以識之哉

**通義**

志汝神氣三句言心放於機事不知精

神之所在怠惰其四肢將近乎一身不能保

也不自得若失已也不自反不復常也風波

搖蕩於世故而不定也假非真也識其一不

知其二滯於一不通於萬也治其內不治其

外守其心不屑於物也即其見一二分內外

偏蔽矣不通於二不屑於物不明白矣是以

知其非真修也渾沌之道明白入素無為復

朴體性抱神不離世俗而已若此人者離世

絕俗汝乃為之實驚駭耶且渾沌之世用渾

沌之道今非其時矣何用理會其術哉夫子

貢昔之所聞者修德之指也事求可欲之

善也善以為質而要於信以成之此正通於

一萬事而者也亦用力少見功多乎惜乎

子貢之用其知不於動而未形之幾而馳於

機械猶幸漢陰丈人之一斥折衷於尼父也

令勞就逸人之常情聲名功利亦人所  
欲而世有棄至易而從至難且藜藿而安陸  
沉者豈土木其身心而至是耶蓋見道篤而  
自知明立志堅疑有以勝之久則安矣則化  
矣此漢陰丈人所以恥機械而甘抱甕身賦  
畝而目雲霄也卒使善誦詩者不能回其心  
易其操古長沮桀溺之徒歟此雖本於氣稟  
高潔亦積學涵養之功何謂學師其勝已者  
何謂養充其在  
在我者而已

海邊處

諄芒將東之大壑適遇苑風於東海之濱苑  
風曰子將奚之曰將之大壑曰奚爲焉曰夫  
大壑之爲物也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吾  
將遊焉苑風曰夫子無意于橫目之民乎願

聞聖治。諄芒曰。聖治乎。官施而不失其宜。拔舉而不失其能。畢見其情事。而行其所爲。行

言自爲而天下化。手撓顧指。四方之民莫不

俱至。此之謂聖治。願門德人曰。德人者。居無

思。行無慮。不藏是非美惡。四海之內共利之

之。謂悅。共給之。謂安。怡音宜乎。若嬰兒之失

其母也。儻乎若行而失其道也。財用有餘而

不知其所自來。飲食取足而不知其所從此

謂德人之容。願聞神人曰。上神乘光。與形滅

持人志力

亡。此謂照曠致命盡情。天地樂而萬事銷亡。

萬物復情。此之謂混冥。

應減六

詩芒苑風大壑皆莊子擬名擬景以發  
智中之蘊者芒猶茫也多言而出於渺茫無  
心之言也風出於苑有限之用也橫目惟人  
之目橫生於面造名如此亦其察應物之密  
也聖治平一問即乎字見其有不足之意聖  
治修政也德人修德也神人率性忘修也上  
神乘光神騰出於日月之上故曰乘光雖有  
身實無身也故曰與形滅亡率乎天性而不  
矯揉其情其樂即天地之無事蓋樂者安而  
無累天人之本性天地樂言胃次與天地爲  
一其樂即天地之樂也是以事泯其跡物復  
其情此之謂混冥不曰神人而曰混冥混冥  
即神也謂不可  
以形骸觀也

醇芒將之大壑蓋厭世隘故慕其注  
酌不形而欲遊焉苑風疑其無意於民遂問  
聖治答以官施拔舉得宜盡能則在位者稱  
職遺逸者得升政事之間畢見其人情物理  
而得以行其所當爲行者言者皆出於自爲  
而無矯揉之弊以誠格物天下惡有不化者  
哉手撓顧指遠民皆至則近者可知此聖人  
之治效也繼問德人答以居無思行無慮動  
靜無心美惡自泯四海之民有未得其所者  
皆願利給悅安之則修之天下其德普矣若  
嬰兒失母行而失道皆視民如傷之意財用  
有餘儉則容給飲食取足充腸而已不知其  
所從來言未嘗著意於財食而自供其用蓋  
本於利給天下之所致也此德人之容儀見  
於外而可觀者而非其實所謂實則有不容  
聲矣又問神人答以上神乘光所謂遂於大  
明之上是已與形滅亡所譖入於窈冥之門  
是已此言神人出陽入陰變化莫測也上神

神之至極乘光凌虛躡景之義蓋非虛則不能發光非曠則不能容照也必至於已之命斯能盡天下之情天地之樂揆之民心可見天想天聽亦猶是也萬事銷亡本於我無爲而已使萬物各復其本情是謂混冥混冥則我亦忘矣況於物乎論神人而結以混冥此又明其所以神也

門無鬼與赤張滿稽觀於武王之師赤張滿

稽曰不及有虞氏乎故離此患也門無鬼曰

天下均治而有虞氏治之耶其亂而後治之

與赤張滿稽曰天下均治之爲願而何計以

有虞氏爲有虞氏之藥瘍也禿而施髡音病

子 浩然齋 夏

而求醫。孝子操藥以修慈父。其色焦然。聖人

羞之。至德之世。不尚賢。不使能。上如標枝。民

如野鹿。端正而不知以爲義。相愛而不知以

至行守己爲人

爲仁。實而不知以爲忠。當而不知以爲信。蠢

動而相使。不以爲賜。是故行而無迹。事而無

傳。孝子不諛其親。忠臣不諂其君。臣子之盛

也。親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

肖子。君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

不肖臣。而未知此其必然耶。世俗之所謂然

而然之。所謂善而善之。則不謂之道。諛之人也。然則俗故嚴於親而尊於君耶。謂已道人。則勃然作色。謂已諛人。則怫然作色。而終身道人也。終身諛人也。引論必乘來詞其補必不白合譬飾辭聚衆也。是終始本末不相坐。垂衣裳。設采色。動容貌。以媚一世。而不自謂道諛。與夫人之爲徒。通是非。而不自謂衆人。愚之至也。知其愚者。非大愚也。知其惑者。非大惑也。大惑者。終身不解。大愚者。終身不靈。三人行。而一人惑。所適者。猶



可致也。惑者少也。二人惑則勞而不至。惑者勝也。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析嚮不可得也。不亦悲乎。太聲不入於里耳。折楊皇琴音花則嗑然而笑。是故高言不止於衆人之心。至言不出。俗言勝也。是以二缶鐘惑。而所適不得矣。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析嚮。其庸可得耶。知其不可得也。而強之。又一惑也。故莫若釋之而不推。不推。誰其比憂。

題素標枝不自知其高野鹿惟自親其類相使不以爲賜相後相助不以爲惠自端正至

此五句皆形容悶悶醉醉無名利爾我之意  
悲者悲至德之世不可復道諛之風不可息  
也折楊皇季比俗言也缶鐘諸解皆謂垂踵  
之誤應上文二人惑余謂不應重出前言祈  
嚮不得指至德之世後言祈嚮不得指道諛  
之風比二人又進一層蓋以瓦缶之聲爲鐘  
聲其惑甚矣況以二缶而亂一鐘何適而可  
得哉正俗言勝至言之喻明者更詳之釋之  
而不推則誰爲可比誰爲可憂蓋亦張灌稽  
起方人之問故門無鬼以至德之世進其所  
見至此蓋滌其  
有見之垢也

**藥**天下不治然後有治之之名堯子不肖  
然後有禪舜之舉蓋有揖遜於其前必有征  
伐於其後者亦猶有瘍而後有藥有禿而後  
施鬚有病而後有醫也夫孝子修藥此分內  
事而聖人羞之者謂不若父無病之爲愈也  
況以征伐而求治者乎故引至德之世以明

末俗之澆薄，觀人去彼而取此也。以其不尚  
賢，不使能，故能如標枝如野鹿，標枝樹杪之  
枝，居高而不知其爲尊也。端正應是相正考  
下文可見此四不如，乃所以同歸於道俱化  
於兼忘之域。仁義忠信，特世人分別之迹耳。  
蠢動指淳朴之民，相使而不以爲賜，有助而  
無責，聖之心也。行而無迹，卽鳥行無章，事而  
無傳，則所過者化。此其所以爲至德之世歟。  
善君親之言行，則俗謂之不肖。善世俗之言  
行，而不謂諂諛，俗非嚴於親尊於君也。蓋臣  
節主忠子道，主孝不當以諂諛事其君父也。  
至於待世俗，則所然所善，不稽其實，未免爲  
導諛而已。惡其名而爲其實，終身由之，而非  
悟飾辭，聚衆以相誇然。卒至於害道敗德，若  
鄉原之所爲，是其始終本末，謬戾若此。不相  
坐，猶云不相安也。彼乃垂衣設采，動容以媚  
世，而不自謂導諛非愚，而何知愚惑者非愚。  
惑言其猶可化，至於不解不靈，聖人亦無如

云。行矣。三人行。至不可得也。言世之惑者。非一人所能回大。擊不入。至俗言勝也。發明前意。二人垂踵。惑而行所適。猶不得。況天下皆惑乎。雖有求。至其可得耶。知不可得。而強之。又增其惑。不若舍之。而不問。夫復可憂哉。此真人見其不可救。而自歎自解之辭。

厲之人夜半生子。遽取火而視之。汲汲然唯恐其似已也。百年之木。破爲犧樽。青黃而文之。所斷在溝中。比犧樽於溝中之斷。則美惡有間矣。其於失性一也。蹠與曾史。行義有間矣。然其失性均也。且夫失性有五。一曰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二曰五聲亂耳。使耳不聰。三

曰五臭薰鼻。困俊中頽。四曰五味濁口。使

口厲爽。五曰趣舍滑心。使性飛揚。此五者皆

生之害也。而楊墨乃始離跂。自以爲得。非吾

所謂得也。夫得者。困可以爲得乎。則鳩鴉之

在於籠也。亦可以爲得矣。且夫趣舍聲色以

柴其內。皮弁鷩冠。播笏紳修長以約其外。內支

楹於柴柵外。重纆繳綰皖然在纆繳之中。而

自以爲得。則是罪人交臂歷指。而虎豹在於

囊檻。亦可以爲得矣。

通義 此篇言有盡而意無窮善學者當得意於言外厲人之恐非其好惡良心乃軀殼之念取舍汨心失其無知無識順帝則之本性故以大木所遇貴賤不同均於失性繼之餘義不贅

義海 結以厲人生子取火視之言醜者猶不願子之似已則迷者豈無向善之心在上之人有以覺悟之其本然之天固未嘗不在也經云開天者德生開人者賊生可不謹歟褚氏總論是篇首論天地大化人物衆多在君天下者汎觀以道直行以德無爲無欲官治分明蓋以不同同之物莫得而異也大莫大於天地尊莫尊於道德聖人道德兼覆載故得而並稱焉或問有聖人而無天地何以爲聖人余謂有天地而無聖人亦何以爲天地然則天地聖人相因而不可無者也故南華以天地明君德此所以

統天地御萬物而君天下之道也人見其  
應物多方疑其聖知聰明絕人遠甚而不  
知剗心無爲之所致也是以有君天下之  
德者立本原以正其在則天地不期合  
而合人物不期化而化視乎無形聽乎無  
聲玄感奇應有不止乎此者故黃帝遺玄  
珠而象罔得之帝堯要鬻缺而許由危之  
謂道不可以心求不可以聰明得也華封  
請三祝聖人使之分富授職千歲上僊則  
何累之有伯成子高辭諸侯而耕于野以  
見德哀刑立賢人退藏法密於前患鍾於  
後亂自此始矣故舉泰初有無畢究物生  
之本性命之所自來德同於物物將自化  
彼可不可然不然服恭儉技公忠者抑又  
外用其心矣漢陰之恥用機械武王之帥  
師拯民一則抱朴守真一則以權濟義出  
處動靜時有不同皆不離乎道而已若夫  
厲人之恐子似已大惑者終身不寔感樸

爲樽滑心。蕩性德不足以存生。如天下何。凡此皆以困爲得。若揚墨之苦。衆難爲者也。至此之。鴟鴞虎豹。則非唯薄之而惡之。亦甚矣。昔孟于闢揚墨。以明聖道。世世稱之以爲功。不在禹。下余於南華亦云。

### 天道第十三

陰陽無停候

不停滯

位

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帝道運而無所

積。故天下歸。聖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內服。明

於天。通於聖。六通四辟於帝王之德者。其自

爲也。昧喪然無不靜者矣。聖人之靜也。非曰

靜也。善故靜也。萬物無足以鏡鏡音同心者。故靜



也。水靜則明，燭鬚眉。平中准，大匠取法焉。水

靜猶明，而況精神。聖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鑒

也。萬物之鏡也。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者，天

地之平。而道德之至。故帝王聖人休焉。休則

虛。虛則實。實者倫矣。虛則靜。靜則動。動則得

矣。靜則無為。無為也則任事者責矣。無為則

俞俞。俞俞者，憂患不能處。年壽長矣。夫虛靜

恬淡，寂寞無為者，萬物之本也。明此以南，鄉

堯之為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為臣也。以此

水靜

所安

極

在

德息於此而無他事

經聖不亂

虛靜相生

各安其

是其是

能

之人

形神無為

事

始

久沈論

處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處下。玄聖素王

之道也。以此退居而間游。江海山林之士服

以此進爲而撫世。則功大名顯而天下歸而不移一也。

靜而聖。動而王。無爲也而尊。樸素而天下莫

能與之爭美。夫明白於天地之德者。此之謂

大本大宗。與天和者也。所以均調天下。與人

和者也。與人此上方樂論和者謂之人樂。與天和者謂之

天樂。莊子曰。吾師乎。吾師乎。整萬物而不爲

戾。澤及萬世而不爲仁。長於上古而不爲壽。

覆載天地刻雕衆形而不爲巧。此之謂天樂。

故曰。知天樂者。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

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故知天樂者。無

天怨。無人非。無物累。無鬼責。故曰。其動也天

其靜也地。一心定而王天下。其鬼不祟。

其魂不疲。一心定而萬物服。言以虛靜推於

天地。通於萬物。此之謂天樂。天樂者。聖人之

心以畜天下也。夫帝王之德。以天地爲宗。以

道德爲主。以無爲爲常。無爲也。則用天下而

樂與同德

神

形骸

樂與同德

禮樂曰天

獨立

養

冥冥

雖遂

以神息此正

復論帝王之德

師法

存

終身

有餘有爲也。則爲天下用而不足。故古之人

貴夫無爲也。然亦有辨上無爲也。故使下亦無爲也。是下

上同德。下與上同德。則不臣。健民下有爲也。法於上

有爲也。是上與下同道。上與下同道。則不主

上必無爲。而用天下。下必有爲。爲天下用。此

不易之道也。故古之王天下者。知雖落天地

不自慮也。辯雖彫萬物不自說也。能雖窮海

內不自爲也。天不產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

物育。帝王無爲而天下功。故曰莫神於天。莫

富於地。莫大於帝王。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

此乘天地。馳萬物。而用人羣之道也。本在於

上。末在於下。要在於主。詳在於臣。三軍五兵

之運。德之末也。賞罰利害五刑之辟。教之末

也。禮法度數刑名比詳。治之末也。鐘鼓之音

羽毛之容。樂之末也。哭泣哀經隆殺之服。衰

之末也。此五末者。須精神之運。心術之動。然

後從之者也。末學正所先言以無為為先而以有為為終之也。龜陽先四成意。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

也。君先而臣從。父先而子從。兄先而弟從。長

即人常情而受之

先而少從。男先而女從。夫先而婦從。夫尊卑

字

何以見之

先後。天地之行也。故聖人取象焉。天尊地卑。

神明之位也。春夏先。秋冬後。四時之序也。萬

物化作。字萌區有狀。盛衰之殺。變化之流也。夫

天地至神而有尊卑先後之序。而況人道乎。

聖人取象

宗廟尚親。朝廷尚尊。鄉黨尚齒。行事尚賢。大

道之序也。語道而非其序者。非其道也。語道

禮上卷下

而非其道者。安取道。是故古之明大道者。先

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義次之。仁

此下大之非連也。相前相續之意。

義已明而分守次之。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

別同義於此

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

有減

之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是非已明而賞罰

次之。賞罰已明而愚知處宜貴賤履位。仁賢

德所得所位

安分是以

不肖襲情必分其能。必由其名。以此事上以

用治賞

不道分

必循實

此畜下。以此治物。以此修身。知謀不用。必歸

其天。此之謂太平。治之至也。故書曰。有形有

名。形名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古之語

大道者。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

也。驟而語形名，不知其本也。驟而語賞罰，不

道德

反

乳

知其始也。倒道而言，迂道而說者，人之所治

也。安能治人。驟而語形名賞罰，此有知治之

足為臣為主

具。非知治之道，可用於天下，不足以用天下。

此之謂辯士，一曲之人也。禮法數度形名比

詳，古人有之。此下之所以事上，非上之所以

引證特

畜下也。昔者舜問於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

亥發

亥發

堯曰：「吾不教無告，不廢窮民，苦死者，嘉孺

孺

子而哀婦人，此吾所以用心已。舜曰：「美則美



也而未大也。堯曰：然則何如？舜曰：天德而出

之以如

寧。日月照而四時行。若晝夜之有經。雲行而

聖子之言我亦

雨施矣。堯曰：膠膠擾擾乎？子：天之合也。我人

德

之合也。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而黃帝堯舜

之所共美也。故古之王天下者，奚爲哉？天地

德

而已矣。

**通義**

以靜虛立意，靜爲本，婉然時論善。故靜

一言足蔽天人不二之義。水之明與平以靜

也。惟明惟平，故燭物而人取法焉。中准猶射

禮設中之中器也。虛靜恬淡寂寞無爲，從靜

中生，出其言休則虛，虛則實，實則倫。者言修德而復於無爲者，止息於恬淡寂寞之天則。

有純陽如乾而無一朕虛也流行變化既感從此而應無間可容髮實也流行感應既無髮可間則其先後抑揚親踈尊卑物各付物莫不得其條理矣又曰虛則靜靜則動動則得者言廓然無感寂然如鏡靜也本體虛明設有所感不得已而應之是動也其應出於無心不失本靜之體內不失已外不失人故曰動則得也憂患不能處世之憂患不能沾惹於其身也猶曰聖人不避憂患而憂患不近聖人也蓋萬物而不爲戾二句卽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和者合也天樂者和之所生也波者水之揚起者也因感而生同波喜怒哀樂無情也無天可怨無人可非無物可累無鬼可責皆言體道之功非效驗也堯舜問答天合人合二句猶孔子願從而後之意人合乃所以爲天天者主意人者工夫善讀者當會而通之

則兼三才而運化故六通四闢而德行乎內  
 所以治人化物上爲皇下爲王者是也其自  
 爲則入而治已反流歸源明道若昧無有不  
 靜者矣凡人之靜必靜之而乃靜聖人之靜  
 豈以靜爲善而靜哉物無足以鏡心故耳言  
 其本靜非使然也水靜則明則平大匠取法  
 亦言其自然明平可鑑可準以況人之精神  
 靜極而明天地萬物莫逃其鑒一身之貴何  
 以加此而昧者役役不知止憊不知息以至  
 漸盡而莫救可不哀耶夫欲求所以完精神  
 之道不越乎虛靜恬淡寂寞無爲而天地之  
 平道德之至亦豈外乎此哉故物理於此而  
 曲當聖人於此而休息雖萬緣擾擾而不生  
 其心然恍惚有物至理存焉物不終靜動斯  
 得矣任事者責則我無爲憂患去而年壽長  
 得其本而操之故也若是則爲君爲臣無不  
 合道進爲退處皆得其宜此聖道法天運而

無積之效也。道之在人，靜則爲聖，動則爲王。皆以無爲而尊，樸素而美，猶天地之德，何嘗有爲。何嘗文采而陰陽四時，無所不爲。日月山川，無非文明乎。此理明則天下之大，本大宗立矣。所謂本宗，卽內聖外王之道。與天和者，也用以均調天下，則與人和。人樂天樂，皆出於和。其名雖異，所以爲樂，則一。猶聖王內外之分，而道本無殊也。整物不爲，戾澤世不爲。仁志乎善惡也。至於忘壽忘巧，則非時所攝。非能所係。南華之所師者，師此而已。生爲天行，自然運動。死爲物化，動必有極。如是則動靜合乎天道。無天怨人非，無物累鬼責。又明其所以樂也。其動也天，其靜也地。卽同德同波之義。一心定而無爲，天下歸往。無鬼責。故鬼不祟，無物累。故魂不疲，行無愧。乎幽顯物何爲，而不服。此無他，以虛極靜篤之理體於天地，通於萬物而已。聖人之心，所以養天下者，亦豈外乎此哉。夫以天地爲宗，道德爲

主者豈有他哉以無爲爲常而已無爲已難能況常而不變者乎此古人所以貴也無爲有爲上下之所以分反是則君不主而臣非臣矣知不自慮辯不自說能不自爲無爲之本也天不產而物化地不長而物育帝王無爲而天下功此無爲之效也曰神曰富而大足以包之此帝德所以配天地而乘之馳萬物用人羣特其餘事本要末詳自然之理自三軍五兵至隆殺之服雖五事之末而必由於精神心術之運則古人所不廢也但非所先耳若夫君臣父子夫婦之先後猶天尊地卑之不可易而聖人取象焉神明之位上下不紊四時之序先後有倫萬物化生萌區有狀而物之盛衰變化見矣此天地之序而人所取法者也宗廟朝廷鄉黨行事莫不有序而道在其中語道而非序何取於道哉故自先明天而道德次之至仁賢不肖夔情皆因之而不可無必分其能以稽效必由其道以

考實事上畜下治物修身之要莫越乎此知  
謀不用歸於自然此太平之至治也後引書  
曰至畜天下也蓋演上文餘意云天德者無  
爲之化出寧者無爲而爲日月照四時行皆  
自然運動而爲之者故晝夜有常而無差忒  
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君天下者所以體之以  
立德而民莫不歸而弘之以化物而物莫不  
從也堯於言下有省始悟目前所爲膠膠擾  
擾天合之與人合相去遠矣以是觀之堯舜  
之德若有優劣而結以黃帝堯舜之所共美  
則又混然無分此南華立言抑揚  
闔闢之妙學者熟味當自得之

孔子西藏書于周室子路謀曰由聞周之徵

藏史有老聃者免而歸居夫子欲藏書則試

往因焉孔子曰善往見老聃而老聃不許於

是緒反饋十二經以說老聃中其說曰大謾不願聞

其要綱領孔子曰要在仁義老聃曰請問仁義人

之性耶孔子曰然君生老問斯不仁則不成不義則

不生仁義真人之性也又將奚爲矣老聃曰

請問何謂仁義孔子曰中心物勿愷兼愛無

私此仁義之情也老聃曰近意幾乎後言夫兼

愛不亦迂乎素無私焉乃私也夫子若欲使天

下無失其牧乎則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

明矣星辰固有列矣禽獸固有羣矣樹木固

有立矣。夫子亦放德而行，循道而趨，已至矣。

又何偈偈

居謁反

乎。搗仁義，若擊鼓而求亡子

焉。意夫子亂人之性也。

論語

此章大意，籍中屢見，無煩多訓。但記孔

李相見之因耳。其相聞必久，故有相規相正之言。後者則漸相同相許也。藏書周室可見正周之禮樂與春秋爲天子之賞罰也。十二經春秋是也。中其說半其言也。後言猶贅言非緊要切實之言，可緩者也。各親其親，天性也。兼愛則作意而思求名，故曰迂意求無私意，卽私也。放德猶曰開懷放心，順性而行，卻摩節調掉臂行是也。擊鼓求子，失其子而求已非人道之常。擊鼓而求，張皇勞苦，貽笑於人耳。且以驚動世俗，正倡仁義以亂人性之喻。

孟子

浩然齋

自序卷五

三三



於周之藏室以俟後世聖人蓋不得已而託  
空言以垂世立教其志亦切矣老聃不許者  
謂道既不行於當世徒存糟粕其能有濟乎  
十二經說者不一陸氏音義舊註詩書禮樂  
易春秋六經加六緯爲十二經一說易上下  
經與十翼又云春秋十二公其經孔子所作  
者也此說近似要之引喻之言借以通意不  
必深泥其迹中其說謂當其言但謾而非要  
耳孔子曰要在仁義此治世之道所當先者  
老聃謂非人之性則還淳反本有道德存焉  
孔子答以中心物體陸氏音義物一作勿今  
從之中字宜音去聲則不中心亦不恕矣故  
兼愛而無私此仁義之情也聃曰危乎不及  
之言所以遠乎道也以其無私故成其私若  
使天下無失其養則天地日星禽獸草木莫  
不各遂其性各當其宜人之放德修道亦若  
是而已矣又何必用力於仁義若擊鼓以求

亡子終無可  
得之理也

士成綺見老子而問曰。吾聞夫子聖人也。吾

固不辭遠道而來願見。百舍重趼老疏厚皮也而不

敢息。今吾觀子非聖人也。鼠壤有餘蔬而棄

妹弟不仁也。生熟不盡於前而積歛無崖。老子

漠然不應。士成綺明日復見曰。昔者吾有刺

於子。今吾心正卻矣目不應說其疑察之心。老子曰。夫巧知

神聖之人。吾自以爲脫焉。昔者子呼我牛也

而謂之牛。呼我馬也而謂之馬。苟有其實。人

與之名而弗受。再受其殃。吾服也恒服。吾非

以服有服。士成綺鴈行避影。履行遂進而問

修身若何。老子曰。而容崖然。而目衝然。而頽

頽然。而口闕然。而狀義然。似繫馬而止也。動

而持發也。機察而審。知巧而覩於泰。凡以爲

信。邊竟有人焉。其名為竊。

**道義**

此與老聃死秦失吊之一章皆在言外

見老子爲人所愛敬。此言饋遺之多。地食蔬

之餘。棄於鼠壤。暗處是不愛物也。食品生者

熟者。見在已用不盡。而又收積不已。是貪也。

漠然不應。不可與言也。服猶行也。謂吾所行

者乃人性之常道。非以舊嘗有此格式而行。

之者猶舜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繫馬而立  
言坐馳也動而持舉動莫非矜持也發也機  
察而審言動莫非機察之心而且精密猶曰  
刻核太至也皆用其知乃自以爲得故不覺  
顯露其驕泰之狀凡此皆由於爾衷之不誠  
此等人雖在曠野無禮法無知識之地亦名  
爲竊蓋以不盜物而盜情也此見是非之心  
人皆有之爾獨不自知乎去此而後可以語  
修身也

**成綺**見鼠壤餘蔬而疑老子非聖蓋謂  
聖人於物無棄取蔬之木而棄其末是不惜  
物近於不仁下文云生熟不盡於前言食物  
滿前狼戾也昔人入訪友將至所居見溪流  
菜葉遂不往亦此意是乃以世眼窺聖人故  
以不應應之卻音隙訓虛悟昔譏刺之非也  
老子謂知巧神聖吾已脫去呼馬呼牛聽之  
而已汝先以聖期我已非知我者况又以非

莊

浩然齋

道義卷五

三十四

坤

聖責我何異牛馬妄名吾無益損焉吾服也  
常服二句四服字解者不一按此卽奉奉服  
膚之服言其能擇能守也謂吾服膚聖道常  
常如是非以擇守爲事而有所服也履當是  
履履不躡跟也其行勿遽故若此崖則不平  
衝則奔突頽則高亢口闕則欲言而未出狀  
義則剛介而自矜此所謂似繫馬而止也動  
而持非自然而靜發也機非自然而動持之  
發之則有心有迹矣察而審以察爲明也知  
巧而覩泰機心見於驕色也凡俗以余言爲  
不信請觀不由正道之人名爲盜竊之行蓋  
痛鍼成綺之失老子曰以下乃諺之辭

老子曰夫道於大不終於小不遺故萬物備

包涵

廣廣乎其無不容也淵乎其不可測也形德

於

仁義神之末也非至人孰能定之夫至人有

萬物皆備

世不亦大乎。而不足以爲之累。天下奮棟桷而不與之偕。審乎無假而不與利遷。極物之真能守其本。故外天地遺萬物。而神未嘗有所困也。通乎道。合乎德。退仁義。賓禮樂。至人之心有所定矣。世之所貴道者。書也。書不過語。語有貴也。語之所貴者意也。意有所隨。意之所隨者。不可以言傳也。而世因貴言傳書。世雖貴之哉。猶不足貴也。何也爲其貴非其貴也。故視而可見者。形與色也。聽而可聞者。名與

聲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聲爲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聲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則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豈識之哉。

**通義**此亦後人托爲莊文以敷演道德經之語。即末二句可見。大不終小不遺。猶言莫載莫被。大小指物也。形德仁義。言道本不可見。顯露於德而爲仁義。故曰神之末奮。棟起而把握事物也。審乎無假言其心。惟精察乎性真之無待假借者。是以雖遇順利亦不貪逐。其應物雖極盡其情。亦惟自守其本真。卽知雄守雌之意。世之所貴者。書一段讀書者。可以深省其末。曰知者不言。虛靈之體不言也。言者不知。形聲非虛靈之體也。世皆逐形聲而忘形聲之所自。故曰世豈識之哉。尙冀人之內觀而識其本來之神也。此與道德經語。

川意觀彼此上  
下文當自知之

夫道超乎形數不可以大小論故廣無不容測不可測及乎有形有德有仁有義皆神化之末惟至人能定其本耳至人者有天下而無累天下奮揀而不與之偕言物雖動而我自靜也審乎真道利莫能遷窮物之理而守其本故天地可外萬物可遺其神足以勝之夫何所困哉惟能通道合德則仁義自退禮樂自賓至人心有所定故足以定天下之心也

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上市。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爲何言邪。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公



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桓公曰。

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可。無說則

死。輪漏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

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

而應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

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

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

也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

**通家**

此承上章貴言傳書之弊而指明之也。書者言也。致用之方存乎獨覺。不能自言。况

者哉

起則作結句前說詞後決詞詞不易而實公曰之詞

則也

此謂意之所隨

可傳乎故曰古之人與其不可傳者死矣夫  
木理之堅脆運斤之重輕前舉不虞乎後舉  
其疾徐甘苦之節惟自知自用而已豈能措  
言豈能傳人邪卽此而觀知古人之不可傳  
者在我則精魄乃我醪醴之所出也得意志  
言古人可不死矣修己者將何所從事乎  
**義海** 跡者履之所出而跡非履也書者道之  
所表而書非道也悟者因書而明道迷者舍  
道以求書故桓公溺於陳言輪扁得以進說  
以粗論精卽事明理無適而非道也夫斲輪  
者選材施工所以任重致遠而推行於天下  
卽懷道抱德而欲有以濟世之譬也其運斤  
之妙得心應手雖父子不能相傳則方圓長  
短之數疾徐其苦之節一得之於自然有不  
容以言盡者矣况神鬼神帝生天生地之道  
其可以書盡乎扁之老於斲輪豈捐捐於推  
鑿之間而勞勩苦骨爲哉蓋因道進技以天  
合天得其所以爲輪用力少而見功多故終

身由之而弗舍也推是理以達於書宜無難矣桓公滯跡遺心遂謂聖人已死扁也得以盡其辭而救其失夫聖賢所學者道所傳者心苟得其心則知有不死者存此道可以坐進又豈在說說乎紙上之糟粕邪此有以見聖賢不得已而立言傳書南華借此以杜世人泥像執文之弊學者信能見月忘指而復吾混成之天則回視校冊諸生不直一笑此條大意與庖丁解牛章相類但末後欠桓公領悟語耳留此一語以惠後人必有承當者

稽氏總論是篇以天道命名特標其首次以帝道聖道玄聖素王之事業以道德爲主無爲之常此乘天地馳萬物而用人羣之道也中敘德教禮樂仁義分守形名賞罰治世之具無不畢備然皆不離乎人道之常何也蓋善天道者必本乎人能盡人道者可配乎天天人混融本末一致廣無不容淵不可測又安知天之非人之非

天乎至論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  
可言此萬世不易之理所以立人極贊天  
道者也若夫天德而出寧日月照而四時  
行若晝夜之有經雲行而雨施矣則天自  
已出炳靈獨化地道人道其有不從者乎  
夫修治具以明治道古今之通論然有用  
之而治或用之而亂者以不知本末先後  
之序君臣詳要之宜故也世謂南華立言  
多尚無爲而畧治具觀是篇所陳禮樂政  
教究極精微有非諸子所可及者要在出  
於天理之自然假人以行之耳信明乎自  
然之理則可以自治具而適治道使君臣  
父子鳥獸草木皆得其宜天下擊壤謳歌  
不知帝力謂之無爲可也至若孔子欲藏  
書而繕經以說成綺問修身而其容崖然  
是皆徇人而忘天所以老聃弗許也惟至  
人知仁義爲道之末禮樂爲道之賓能天  
能人極真守本而神未嘗有所因故雖有

世而不足爲之累也。終以遺書得意。糟魄陳言而寓之於輪扁。蓋恐學者狗跡遺心。舍本趨末。則去道愈遠。但當究夫聖人有不亡者存。則學者當自絕學而入傳者。當得無傳之傳。而天地聖人之心。見矣。何以古人之糟粕爲哉。

天運第十四

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主

張是孰。維綱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意者其

有機緘而不得已邪。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

止邪。雲者爲雨乎。雨者爲雲乎。孰隆施是孰

居無事。滌樂而勸是。風起北

宜作無

方。一西一

東有

或作在今  
擬作下

上彷徨孰噓吸是孰居無事

而披拂是敢問何故巫咸招曰來吾語女天

有六極五常帝王順之則治逆之則凶九洛

之事治成德備監照下土順治之教天下戴之此謂上

皇

此猶屈原之天問欲人反觀而知天

之在我也易傳曰復其見天地之心故問以

知天答以知人天依於人也六極只是十二

支五常只是十干合陰陽而言也寅三卯而

木極已至午而火極之類十二辰皆有盡處

故曰極五氣順布自有不易之度常猶經也

不當指人倫餘說尤與天道不貫此言天運

不爽君子當尊奉其消息盈虛而不違也

以運處往來人則莫知也是孰主張網維之者意其有機緘運轉而不能自止邪蓋謂天地亦物也虛空中之至大者耳物之運動必有使然者第人居兩間而不自知猶庶蟻之俱旋而弗覺也雲爲雨而與邪雨爲雲而作邪與夫風氣之東西上下孰隆施而嘘吸之邪已上皆發問之辭而逸其舉問之人或以爲莊文變體不可以常法拘也六極五常解者不一以洪範六極五福釋之爲當順之則治逆之則凶卽彛倫敘之爲分也九疇洛書之事是以帝王由此理而行則治成德備充照六合而天下戴之以致民淳物阜忻樂太平上古三皇之治無以加之也按此答語似乎不應所問考其歸趨義自脗合治道躋乎上皇則君民各安其自然之分人事盡而天理可推則其運處往來之機不言而諭是所以答之之道也有上碧虛照張氏校本作在

上陳詳道

註亦然

商太宰蕩問仁於莊子。莊子曰：虎狼仁也。曰：何謂也？莊子曰：父子相親，何爲不仁？曰：請問至仁。莊子曰：至仁無親。太宰曰：蕩聞之，無親則不愛，不愛則不孝，謂至仁不孝，可乎？莊子曰：不然。夫至仁尚矣，孝固不足以言之。此非過孝之言也，不及孝之言也。夫南行者至於郢，北面而不見冥山，是何也？則去之遠也。故

有心易無心難

終不及孝之象

至仁無親之言



忘親易。使親忘我難。使親忘我易。兼忘天下

難。兼忘天下易。使天下兼忘我難。夫德遺堯

舜而不為也。自外物利澤施於萬世。天下莫知也。豈

直太息而言仁孝乎哉。夫孝悌仁義忠信貞

廉。此皆自勉以役其德者也。不足多也。故曰

至貴。國爵并焉。屏棄至富。國財并焉。至願。名譽并

焉。是以道不渝。仁孝何足言不交

**通義**大道之常太虛無朕有仁可名有孝可

見皆有心有跡已為道之一變。故曰自勉以

後其德也。過孝云者包括之謂不能盡仁則

事其親必有所不足。故曰不及也。忘者不係

念也。人子能情如赤子，不貽親憂，親自忘我矣。天下熙熙，莫知帝力。天下忘我矣。至貴至富，至願乃天之與我者，性焉而已。虛靈不昧，萬有從出，豈不貴且富哉！內重而外自輕，故爵財名譽忘之。若棄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是也。莊子不悅於仁之問，乃啓以道之常，必也德遺堯舜而不爲。

**虎狼**

至惡以父子相親而可以稱仁，此

世俗以親愛爲仁者也。故真人因其問而矯言之，太宰疑其非仁，遂問至仁。答以至仁無親，大哉斯言！惜乎太宰不能領會，終以親愛爲仁，而又歸仁於孝，不悟至仁之可尊。孝固不足以言之，謂之不及也，宜矣。南行而不見冥山，喻親愛之遠於仁也。敬孝主於貌愛，孝本於心，志親則事親以適，無所難矣。使親忘我，則不貽親念，行無迹矣。兼忘天下，則與之俱化。天下忘我，則化亦冥矣。猶春風時雨，長

育萬物而不恃其恩此仁孝之至也故德遺  
堯舜而不爲其塵垢糝糠足以陶鑄堯舜也  
利澤萬世功蓋天下而不知其自己也如是  
則豈待歎美而言仁孝哉蓋謂得其體則用  
不在言矣世以孝悌仁義忠信貞廉入者爲  
美德徒自困耳學而造乎道德則至貴至富  
至願足矣回視爵財名譽之可屏除猶以道  
德無爲而視夫八者之自後也此道亘古窮  
今未嘗有所變此所以爲至  
貴至富而人所至願者也

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

之野吾始聞之懼復聞之怠卒聞之而惑蕩

蕩然狀成乃不自得帝曰女殆其然哉吾奏之

以人徵之作徵以天行之以禮義建之以太清夫

至樂者。先應之以人事。順之以天理。行之以

五德。應之以自然。然後調理四時。太和萬物。

春秋及處理常度

四時迭起。萬物循生。一盛一衰。文武倫經。一

清一濁。陰陽調和。流光其聲。蟄蟄始作。吾驚

之以雷霆。其卒無尾。其始無首。一死一生。一

僨一起。所常無窮。而一不可待。女故懼也。吾

又奏之以陰陽之和。燭之以日月之明。其聲

能短能長。能柔能剛。變化齊一。不主故常。在

谷滿谷。在阬滿阬。塗卻守神。以物爲量。其聲

揮綽其名高明。是故鬼神守其幽。日月星辰行其紀。吾止之於有窮。流之於無止。子欲慮之而不能知也。望之而不能見也。逐之而不能及也。儻然立於四虛之道。倚於槁梧而吟。目知窮乎所欲見。力屈乎所欲逐。吾既不及已。夫形充虛。乃至委蛇。女委蛇。故怠。吾又奏之以無怠之聲。調之以自然之命。故若混逐叢生。林樂而無形。布揮而不曳。幽昏而無聲。動於無方。居於窈冥。或謂之死。或謂之生。

或謂之實。或謂之榮。行流散徙。不主常聲。世  
疑之。稽於聖人。聖也者。達於情而遂於命也。  
天機不張。而五官皆備。此之謂天樂。無言而  
心說。故有焱必遙反氏爲之頌曰。聽之不聞其  
聲。視之不見其形。充滿天地。苞裹六極。女欲  
聽之。而無接焉。而故惑也。樂也者。始於懼。懼  
故崇。吾又次之以怠。怠故遁。卒之於惑。惑故  
思。思故道。道可載而與之俱也。

通義樂由人心生者。人和而後。天地之和應  
此樂之本也。故乾坤八風以樂而宣。咸池之

莊子

浩然齋

通義卷五

聖圭

汶

樂非後世所得聞韶舞無傳僅存於齊況上古乎此殆方外天民或有聞其言而傳之者莊子挽世還淳之志不得慰又惜古德之不作故書此以寄無窮之心惺惕如曉曰懼非恐怖也心形坦蕩曰忘非惰慢也恍惚無稽曰惑非疑二也懼怠惑非一時所感蓋黃帝進德之階歸宿於愚其曰愚故道所以示道不在知識也不自得忘其心知也汝殆其然喜而訝之之辭猶曰汝乃能如此竊哉其間精義非余淺陋所能及不敢臆說此篇論樂全不及器正謂鐘鼓之音羽毛之容樂之末也

**義**南華論道而舉黃帝張榮於洞庭之野蓋謂化物之速無過於道感人之切無過於榮然求至音於曠寂之中非樂道者不能也凡人聞道之初胷中交戰則始懼也少焉戰勝則似忘矣及乎情識漸泯懼怠俱釋然委造乎和樂復乎無知此入道之序也竊詳本

章三奏之義與齊物論三籟相參奏之以人行以禮義始乎有作也徵之以天建以太清漸近自然也四時迭運萬物循生陰陽調和流光其聲而不離乎文武經綸盛衰清濁之間此樂之初奏乎人籟也次奏以陰陽之和屬以日月之明其聲能短能長能柔能剛清谷蒲阮以物爲量卽所謂地籟也終奏以無怠之聲謠以自然之命充滿宇宙苞裹六極法天行之徒而自然無間矣至是則達情遂命而視聽不以耳目非形非聲而有形形聲聲者存此天籟之妙也故若混逐叢生萬竅怒呬也林樂而無形卽所以怒呬者求之而不可得也布揮而不曳厲風濟也幽昏而無聲衆竅爲虛動於無方居於窈冥則入於不測之神故生死實榮散徒無常此凡人所疑而聖人之所考據也天機不張墮體黜聰也五官皆備存而不用也至於無言而心悅非天樂而何禮云大樂與天地同和人之道性



未有不自然和樂而得者樂臻於和而天地應  
非人不能成也故此章借樂以喻道使學者  
知形氣交和至音潛暢無聲聞和物不在乎  
金石絲竹之繁奏也未舉有姦氏之頌明至  
道至音有非視聽所能接是以卒之於惑惑  
故愚此猶顏子不可及之愚見聞知識一時  
都泯故道可載而與之俱也是樂也器非凡  
制音具先天至樂至和充滿天地絲竹莫寫  
晝夜常聞解使師襄懼而瞽曠驚土偶歌而  
木人舞然則咸池之妙豈在乎音聲律呂之  
間哉善聽者當不以耳而以心不以心而以  
氣則以虛合虛聽於無聽所樂者天其樂全  
矣太上云樂與餌過客止贊潛之下必有聞  
筵而作者吾將與之論樂焉太和當作秦和  
儻然當是倘然愴悅自失貌姦氏一  
本作姦惚氏蓋太古無常帝王之號

孔子西遊於衛顏淵問師金曰以夫子之行

奚如。師金曰：惜乎！而夫子其窮哉！顏淵曰：

張翰論其法

何也？師金曰：夫芻狗之未陳也，盛以篋衍，巾

以文繡，尸祝齊戒以將之。及其已陳也，行者

踐其首脊。蘇者取而爨之而已。將復取而盛

以篋衍，巾以文繡，遊居寢卧其下。彼不得夢

必且數昧焉。今而夫子亦取先王已陳芻

狗，取弟子遊居寢卧其下，故伐樹於宋，削迹

宋衛乃南之舊都

於衛，窮於商周，是非其夢邪？圍於陳蔡之間，

再索其去來時

七日不火食，死生相與鄰，是非其昧邪？夫水

行莫如用舟。而主行莫如用車。以舟之可行

於水也。而求推之於陸。則沒世不行。尋常古

今非水陸與。周魯非舟車與。今斯行周於魯。

是猶推舟於陸也。勞而無功。身必有殃。彼未

知夫無方之傳。應物而不窮者也。且子獨不

見夫桔槔者乎。引之則俯。舍之則仰。彼人之

所引。非引人也。故俯仰而不得罪於人。故夫

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不矜於同而矜於治。

故譬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其猶祖梨橘柚

三喻不知物之用

四喻不知物之用

邪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故禮義法度者應

時而變者也。今取五喻不知人獲狙而衣以周公之服。彼

必訖齧挽裂。盡去而後慊。觀古今之異。猶獲

狙之異乎周公也。故西施病心而曠其一作

里。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曠其

里。一作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

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走。彼知美曠而不知

曠之所以美。惜乎而夫子其窮哉。

此篇六層設論大意只是因時制宜自  
皇材力而已其文理次第秩然可尋昧重於

夢蔽漸深也蘇爨芻狗夢魘自息下乃釋其  
故以見芻狗之常燬不可依棲也舟車言隨  
時枯槁言隨人相梨言當可此汎論也獲狙  
強以不欲言不能知人里噴及跡失意言不  
能自知此直指孔子  
以實其取窮之故

**夢**芻狗所以致敬也祭已而存之則妖興  
法度所以適時也而執迹則弊至此師金所  
譏夫子而惺其窮於商周之夢解其圍於陳  
蔡之昧也而猶遑遑然覲復古於今行周於  
魯無異盪舟而求利涉之功宜其應物輒窮  
而至於死生相與鄰也倘能如枯槁之俯仰  
無心橘柚之甘酸可口則矣必強發祖以周  
公之服責里婦以西施之美哉無方之傳言  
古傳此道無有定方在任治道者爾時施政  
使民宜之而已易曰窮則變變則通其師金  
之謂與取弟子是黍弟子昧音米物入眼爲  
病於此說之不通陸氏音義載同馮云然也

音一發切。成法師。既直作。

寤夢中怪也。其論爲當。

想天命有此即現在

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

亦

見後

於其其面許而不就正也

老聃。老聃曰。子來乎。吾聞子北方之賢者也。

子亦得道乎。孔子曰。未得也。老子曰。子惡乎

求之哉。曰。吾求之於度數。五年而未得也。老

子曰。子又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陰陽。十

有二年而未得。老子曰。然。使道而可獻。則人

莫不獻之於其君。使道而可進。則人莫不進

之於其親。使道而可以告人。則人莫不告其

兄弟使道而可以與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孫。

道不可得之故

政同

然而不可者。無他也。中無主而不止。外無正

而不行。由中出者不受於外。聖人不出。由外

所以

所以

所以

入者無主於中。聖人不隱名。公器也。不可多

取。仁義先王之蘧廬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

以久處。觀而多責。古之至人。假道於仁。託宿

墟

借路

於義。以遊逍遙之虛。食於苟簡之田。立於不

自是而後

不貸

不貸

貸之圃。逍遙無爲也。苟簡易養也。不貸無出

也。古者謂是采真之遊。以富爲是者。不能讓

祿以顯爲是者不能讓名。親權者不能與人柄。操之則慄。舍之則悲。而一無所鑒。以闕其所不休者。是天之戮民也。怨恩取與。諫教生殺。八者。正之器也。惟循大變無所湮者。爲能用之。故曰。正者正也。其心以爲不然者。天門弗開矣。

**卷四** 此後四篇見孔子入道之漸中無主云云。言志不專則道不凝。外無法則事不達。正猶政。聖人不強聒不自私。蓋以常人之情有成心者不能虛受。能受善者其中必虛。虛則無往而非契道之地矣。此言孔子志非其志中不能虛所以道不凝也。觀而多責一向上。



下疑有缺文意言久處仁義則標榜成迹迹有可見則趨名趨利者皆因之而起責望之心也蔬食曲肱飯糗茹草荷簡也無所鑿以闕不休畧無懲創而役役於所務迷而不返也循大變則苦心志勞筋骨等意無所湮卽動心忍性增益不能意用之用八政也未二句諷孔子言凡人聞此而不信者其天德有蔽也不受於外無主於中何由而可得道乎

**真**

度數之學可以律歷考也陰陽之學可以氣候推也道之爲體不關律歷不涉氣候

所以於此求之而未得惟無心而任化者不期合而與之合非求索所得也使道而可獻至莫不與其子孫言道不可以有心傳不可以私意得也中無主謂內無其質故道不舍止外無正謂世無師匠故道不流行若郢人之於匠石則中有上外有正故能成其妙斷況至道授受之微神交心契於恍惚杳冥者乎夫聖人以道覺民猶天降甘露未嘗擇

地然非瓊瑛之器不能容受此不受於外  
主於中之謂也名多取則毀至而害生仁  
久處則迹見而多責至人所以假託之而  
滯迹故世間憂患無由及也以逍遙故無爲  
以苟簡故易養以不貸故無出則雖物遠乎  
前夫亦何事之有是謂采真之遊言不容一  
毫私爲於其間如天之運出乎自然而生生  
化未嘗息此人之所以貴道之所以以神也  
而世俗皆以富顯權三者爲是而不讓操操  
舍悲將無復逍遙之日矣此之謂不休而一  
無所見以燭之是天刑之不可解也怨怒等  
入者正之器惟正人能用不失宜如喜怒哀  
樂雖聖人不能盡無在乎中節耳循大變而  
無所湮謂富貴不淫貧賤不移威武不屈者  
是已已正而後器正器正斯可以正物其心  
以爲不然則是秦宇不虛何足以論道天門  
翰心之虛明心法  
如眼豈容有物哉

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老聃曰。夫播穉眯目。

則天地四方湯位矣。蚊虻噬子盍膚。則通昔

外不寐矣。夫仁義憊然。乃憤吾心。亂莫大焉。

吾子使天下無失其朴。吾子亦放風而動。摠

德而立矣。又奚傑然若負建鼓而求亡子者

邪。夫鵠不日浴而白。鳥不日黔而黑。黑白之

朴。不足以爲辯。名譽之觀。不足以爲廣。泉涸。

魚相與處於陸。相响以濕。相濡以沫。不若相

忘於江湖。

此皆屢見不復詳凡動情者不論小大皆足以亂自然之性負鼓求子不論得不得殊非父子相安之常道鴟鳥白黑不由浴黔以喻自然之質無取於好惡毀譽者令人莫然今世以啣濡爲事者病在不

**論語**

能忘我雖善亦僞矣況自多乎

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無異道堯舜於

戴晉人之前故聃以播種群目蚊蚋嗜膚喻仁義之憤心蓋借是以鍼世人之膏盲使天下各得其渾然之真則化物也動之以風治身也玄德不失矣必傑然自標仁義之名以爲道之極致若建鼓以求亡子無由得之也夫鴟鳥之質不待浴黔而白黑之實亦不必辯雖在衆人知之審矣至道博大不可名言今乃求之於仁義之譽何足以爲廣哉猶涸魚之相濡沫非不親愛視江湖相忘之樂爲何如然今世以濡沫微愛爲仁而不知聖人不仁爲仁之至也

莊子

浩然齋

南唐長沙

卷一

文

孔子見老聃歸三日不談弟子問曰夫子見

老聃視而不合也

不自得也

老聃亦將何規哉孔子曰吾乃今於是乎見

龍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乘乎雲氣而養乎

陰陽予口張而不能嚼予又何規老老聃哉

子貢曰然則人固有尸居而龍見雷聲而淵

默發動如天地者乎賜亦可得而觀乎遂以

孔子聲見老聃老聃方將倨堂而應微曰子

汝應二字句讀

年運而往矣子將何以戒我乎子貢曰夫三

王五帝之治天下不同其係聲名一也而先

生獨以爲非聖人。如何哉。老聃曰。小子少進。子何以謂不同。對曰。堯授舜。舜授禹。禹用力。而湯用兵。文王順紂。而不敢逆。武王逆紂。而不肯順。故曰不同。老聃曰。小子少進。余語女。三王五帝之治天下。黃帝之治天下。使民心一。民有其親。死不哭。而民不非也。堯之治天下。使民心親。民有爲其親殺其殺。並所成反而民不非也。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競。民孕婦十月生子。子生五月而能言。不至乎孩而始誰。指人姓名則

人始有天矣。禹之治天下，使民心變。人有心

而兵有順。殺盜非殺人，自為種而天下耳。是

以天下大駭。儒墨皆起，其作始有倫。而今乎

婦女何言哉。余語女三皇王誤五帝之治天下。

名曰治之而亂莫甚焉。三皇王誤之知，上恃日

月之明，下睽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其知

潛於麤蠶之尾，鮮規之獸，莫得安其性命之

情者。而猶自以為聖人，不可恥乎。其無恥也。

子貢蹙蹙然立不安。

其龍者乎

罕就龍者

我為其

彼言

情非以喪服爲言也自爲種而天下而字  
於字傳錄之誤也言自立一種方法於天下  
非天生人道之所同也作婦有倫而今乎  
女言其立法之初亦自有條理但法久弊生  
相煽成俗至於今則皆以順爲正莫非妾婦  
之道矣蓋丈夫者綱常之主苟無自立之志  
而惟願從於人則婦女而已曰婦而又曰女  
豈聖賢所忍言天下古今亦豈有此俗哉  
孔子見老聃歸而不談目擊道存不容  
辭矣龍之成體成章乘乎雲氣養乎陰陽則  
動靜不失其時德澤足以及物而神化不測  
者也故古論聖人神人者皆以龍爲喻非夫  
子不能形容聃之德非聃不足以當夫子之  
喻然三聖人者皆人倫之至讓仁藏用更相  
發明無容優劣於其間也尸居籠見則冥冥  
而見曉淵默雷聲則聞於無聲發動如天地



陰陽同運也。此子貢贊仰老聃之德，所以願見之。老聃方將偃坐於堂，燦然入寂寂而常應，應出微眇之間也。子貢謂三王五帝之治不同，皆係名聲於天下，自喪心一以致使民心競，則知世道愈降，人心日虧矣。親死不哭，殺其親，服此猶禮文之器未甚害事也。十月生子，五月能言，則受化速而民始夭，有心欲順人自爲種，而天下駭矣。原其作始，未嘗無倫，而卒未嘗有倫，以其求治太過，不度物情，強天下之從己，是乃亂之招也。復何言哉！夫三王之知離性未遠，然猶倖日月墮山川，而惜於屢蠶之尾，使蟲獸不安，其性命之清則其名聲可知。况後世任情識而恣知巧者乎？是豈足以語天治國不以知之福哉。

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

自以爲久矣，熟知其故矣。以奸者七十二君。

論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無所鉤用。

甚矣夫。人之難說也。道之難明邪。老子曰。幸

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經先王之陳

迹也。豈其所以迹哉。今子之所言猶迹也。夫

迹履之所出。而迹豈履哉。夫白鷗之相視。眸

子不運而風化。蟲雄鳴於上風。雌應於下風。

而風化。類自爲雌雄。故風化性不可易。命不

可變。時不可止。道不可壅。苟得於道。無自而

不可失焉者。無自而可。孔子不出三月。復見

有行在

且如

迹之迹也

不容知巧

命率自然

所以

通行之大

命然思道

曰丘得之矣。烏鵲文尾鵲口吐氣魚傅沫與風氣細要者化。有第至於人

而况啼久矣。夫丘不與化爲人徒。不與化爲人

安能化人。老子曰。可。丘得之矣。

**通義**

知迹之非履則經不足恃矣。知言之非

道則內省當豁然矣。物生相感性不盡同亦

猶人性剛柔昏明不可以禮法易窮。通壽夭

不可以術變。如時運流行不能挽而止。此

大道不當起是非以成執滯也。順自然者無

往不達。不然道斯壅矣。烏鵲與魚與無腹之

蟲。生生不已。人生乃有相妨之怨。不若三物

順性命而無我也。此句正起丘之爲人不能

與造化爲徒而役役於時日見相妨而怨其

不鈞用之意。安能化人言有我則形骸角立

豈能使人相忘於道。化邪。前章見孔之許老

此見老之許孔二聖之心。二聖者自知之

鸚鵡之相視蟲鳴之相應皆以類自爲雖  
相求自然之理故性命不可易時道不可壅  
也烏鵲乳至有翁而兄啼四句乍讀難通熟  
究其義化理甚博蓋胎卵濕化備見其中而  
人弗察耳夫天地盈虛之理造化消長之機  
雖默運於無形悉由四生發見四生之中人  
爲之主億兆之中聖人爲主聖人者與化爲  
人知化則知天矣故是篇終於論化自非官  
天地府萬物而獨運乎亭毒之表安能化人  
哉太上云我無爲而民自化觀夫鵬蟲之風  
化烏鵲之孚乳魚之傅沫蜂之祝子皆出乎  
自然之性成以專定之功此感彼應不可致  
詰故謂之化人爲最靈其化又有妙於此者  
亦不越乎自然之理專定之功耳故中庸云  
唯天下至誠爲能化以孔子之聖猶齋心三  
月而後得聞則大化  
之妙豈容輕易哉

褚氏總論本篇以天運地處啓論端設問  
 日月風雲流行之故答以六極五常三皇  
 之治體天運而行德教故無爲而化民樂  
 自然次論至仁無親至貴屏爵行其無事  
 亦法天運之義也至於論洞庭之張樂明  
 大道之淵微奏以陰陽行以禮義天人相  
 因立極之本也調理四時奉和萬物寒暑  
 協序生化之原也動無方而居窈冥天機  
 停而五官脩則隨物落裁觸處發見不可  
 以形拘聲盡而天遊所到無非至和希聲  
 所存無非至樂也若無治道比也陳之芻  
 狗法度猶相反之相梨後復裂周公之未  
 醜婦效西施之笑此明夫政治貴乎適宜  
 烹鮮在於不撓爲人上者信能體道法天  
 與化同運節以鼓舞時其濡澤長養而熟  
 成之民惡有不化者哉仲尼見老子嘆其  
 猶龍則以人合天未至於俱化洎開淵雷  
 之妙遂棄六經陳述而究其所以迹不出

三月與化爲人則迹同乎人而體合乎天  
矣易曰天行健此其所以爲運精氣爲物  
遊魂爲變此其所以化也歟吁一陶能作  
萬器無有一器能作陶者以其非形然後  
能形形以其非物然後能物物  
天地聖人之德亦若是而已矣

莊子外篇第五卷終